迷失蓬莱

付火 著

MISHI
PENGLAI

若一生中经历这样一次毕业冒险之旅
你必将蜕变成一个战无不胜的强者

2017年令人读后血脉偾张的冒险之书

少年，马上行动起来！

五天让你重新认识自己无可估量的潜能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迷失蓬莱

付火 著

MISHI PENGLA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蓬莱 / 付火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500-21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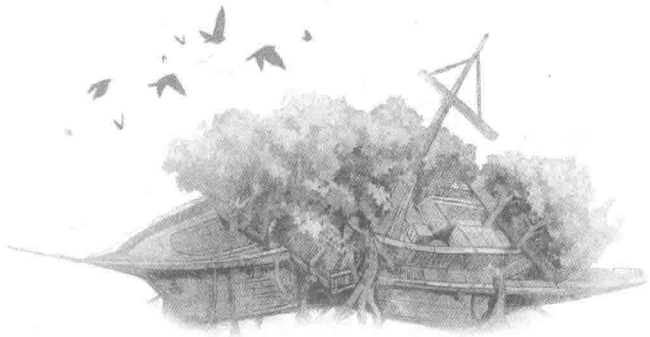
Ⅰ. ①迷… Ⅱ. ①付…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0674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Ⅰ期A座20楼　邮编：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

书　　名　迷失蓬莱
作　　者　付　火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童子乐　周振明
特约编辑　谢凌英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32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146-4
定　　价　32.8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7-84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第一章 ◇毕业远航记 001

CHAPTER 2 第二章 ◇谁喜欢谁 027

CHAPTER 3 第三章 ◇豢毛的猫和好大的鸟 053

CHAPTER 4 第四章 ◇抢不过也不用自杀啊 081

CHAPTER 5 第五章 ◇鲜艳的血迹 105

CHAPTER 6 第六章 ◇对手不是人 133

CHAPTER 7 第七章 ◇火焰般的鲜血 158

CHAPTER 8 第八章 ◇他们死了，现在我很高兴 180

CHAPTER 9 第九章 ◇偃师献技 202

CHAPTER 10 第十章 ◇无法预知的未来 233

MISHI
PENGLAI

第一章

毕业远航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飞凌号”游轮在碧蓝的海面平稳地航行，偶尔鸣响汽笛。

这种远航能力极强的中型豪华游轮专为身价过十亿的商人、明星或者政要设计。嘉年华游轮公司常年致力于服务高端客户，游轮足够抵御一般的大型风暴引发的巨浪，甲板上装着一家人甚至数十个嫩模也不会显得拥挤。

舱房隔音和防震效果极好，在海上的风力不超过五级的情况下，船上的乘客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是在海上。

楚天书站在静悄悄的船尾，凝视着波澜不惊、一望无垠的海面，偶尔远远朝喧嚣的船头看上一眼。

能容纳三百位乘客的游轮上只装了四十七名少男少女，他们全是南春市星翔高中高三五班的毕业生，这次海航是专属于他们的毕业旅行。

男生们大都穿着T恤，赤着脚在甲板上奔跑嬉闹，尽情挥洒着过剩的雄性荷尔蒙。女生们则一水儿的超短裤、超短裙，光洁的小腿在夕阳下闪动着性感的光芒。

大家时而群集欢笑，时而四散窃语。奢华且大气的游轮、碧蓝而深邃的海洋，一起组成了最好的背景板。在闪烁的镜头之下，一张张自拍或者合照记录着天海世界间的肆意与张扬。

用力深吸一口气，连咸湿的海风之中都满溢着青春的味道。

楚天书遥遥望着这一切。虽然他也是其中一员，但他更加习惯于做一个看客。

此时已至黄昏，庞大的火轮悬于海平面上，数亿万吨海水在船身下缓缓荡漾。

“先生小姐们，请从右侧的舷窗看出去，你们会看到一座高度超过三米的大礁石。”导航员的声音在甲板上空回荡，“你们肯定无法想象，那块礁石在千年前曾经是一座方圆超过五公里的小岛，岛上满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和飞鸟，历代的船员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小青姑娘’。海平面上升了一千年，我们的小青姑娘越变越小，现在看起来已经像是一块礁石。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将再也看不到她了。”

“飞凌号”右侧正是一块漆黑的礁石，它在礁石的个头里算是大的，可谁也没法相信它曾经是一座小岛。

傍晚的潮汐在黑色的礁石上撞碎，分散，再坠入海中，这个过程一遍一遍上演着，似乎想要将小青姑娘完全淹没。

没有几个人真的去见小青姑娘最后一面，对这些年轻的少年来说，这不过是一块随处可见的礁石，普通得甚至没有拍照留念的意义。

“以前的海航不像现在，没有那么多可供娱乐的选择。海上生活永远孤独得让人发疯，所以，船员们会无聊到把遇到的每一座小岛取上一个青春少女的名字，就像在沉闷旅程中突如其来的让人心跳加速的美好邂逅。”导航员的声音很有感情，好像他真的在说一个美丽的女人。

“每次经过这里，船员们都会出来看看她，就算一句话都不说，但只要看着她在那里，就会觉得心安，就像看到家里那个永远在翘首期盼自己早日回家的妻子，然后……再次分离。”导航员悠悠道，“在风险难测的大海上，每一次离别，或许就再也见不到了。再见，小青姑娘，我们会想念你的。”

小青姑娘随着游轮的前行缓缓远离，渐渐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此时离别，或许再也不见。

楚天书忍不住有些恍惚，他的眼前浮现起一袭白裙、一张俏脸。

那是一张明艳如玉的脸，温和的神情别有一番明媚。

楚天书一直记得，那是一个秋雨连绵的傍晚，七岁的自己迷失在郊外的山林之中。除了雨打树叶的沙沙声，空寂的山林里再没有其他动静。但越是寂静，反而越让人感觉恐惧。

幼小的楚天书惊惶失措，只能在山林里拼命奔跑。可是眼前的山林就像座幽暗的迷宫，无论他如何奔跑，也始终无法找到出口。

正当他站在寒凉的雨水和泥泞之中恐惧无助的时候，一个身穿白裙的少女迈着轻盈的步伐，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一刻，绵绵的秋雨恰好止歇，仅存的一点夕阳光芒透过枝叶，落在白裙少女的脸上，映衬得她的笑容格外温暖。

女孩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蹲下身，张开纤柔的臂膀，将楚天书温柔地抱进了怀中。

她的怀抱同样温暖，让一直处于紧张和惊恐之中的楚天书渐渐放松、平静下来。虽然楚天书根本不认识她，但她的怀抱让楚天书有着难以言喻的安全感，他竟然就这样在她的怀抱之中，慢慢地沉睡过去。

后来楚天书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孩叫龙洛洛，就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另一条街上。自从那个下雨天在山林里相逢之后，龙洛洛就几乎每天都过来带楚天书一起玩，给他

做饭，给他讲故事，教他读书。

对这个大自己十岁的女孩，楚天书渐渐产生了异乎寻常的亲近感。比起那个只是按月寄钱回来、从不露面的父亲，以及从他有记忆开始就完全没有任何消息的母亲，龙洛洛才更像他的亲人。

可是，冥冥中似乎有某些东西注定了楚天书的孤独。在他十岁那年，龙洛洛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南春，这个女孩也从此消失在了他的生活中。

如今转眼已是八年过去，楚天书再也没有见到过龙洛洛，甚至没有她一点点消息。

这些年，楚天书经常前去龙洛洛家的旧宅，驻足良久，却再也见不到那个明媚的身影。

她就这样消失在他的生命之中，就像是那已经消失在视野中的小青姑娘。

楚天书忍不住摸了摸自己脖颈上那块用红丝线系住的玉玲珑。它通体淡青，犹如一颗玉扣，小巧可人，细闻还有隐约的甜香。龙洛洛特别喜欢它，自幼随身携带，从不离身，可还是在临走时送给了他。

伊人渺渺，只留温玉。

楚天书并不知道，正当他看着夕阳缅怀往事的时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有一双眼睛正在密切地关注着他。

这是一双清澈明亮却深不见底的眼睛，藏在一副高倍手持望远镜后面，镜头正对着楚天书。望远镜的界面上用红线清晰地描述出楚天书五官的长度和比例，十字瞄准镜正对着楚天书的眉心。

这并不是普通的望远镜，而是海豹突击队的特种兵在观察狙击目标时才会用到的德国产蔡司十二倍望远镜，是特种设备。

握着望远镜的手很稳，不管是船身的摇晃还是海风的吹拂，都无法让这人有分毫晃动。他专注得就像端着一把美国制的巴雷特狙击枪，似乎被观察的楚天书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忧郁少年，而是一头随时都可能暴走的史前怪兽。

浓厚的头发遮住了楚天书宽阔的额头，他挺直的鼻梁、漆黑的眉毛，以及一双淡褐色的温润眼睛，拼凑出线条明晰的脸庞。

夕阳渐渐坠入海面，楚天书转身离去。

在毫无环境光源的海上，一旦夜幕降临，能见度就变得非常低，此时甲板上的少男少女也都回了舱房，整个船面上空空荡荡，只有海风的呼啸声。

望远镜的镜头一直跟着楚天书，直到他的身影被甲板挡住，才转回到楚天书刚刚倚靠的那根栏杆上。有个如银铃般动听的声音响起："看起来就是个很平常的少年

啊，真不明白为什么危险度会达到双S级……”

横栏孤寂而沉默，就像楚天书的背影。

“飞凌号”的餐厅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兼具富丽、色彩和动态。意大利上等的鱼子酱、澳洲的大龙虾、日本著名的怀石料理就放在餐厅的右侧。

戴着白手套的侍者们如流水般匆忙来去，为每一位进入餐厅的人送上托盘中的酒或饮料。

客人则是南春市星翔高中高三五班的毕业生，他们来参加属于他们的毕业季舞会。

男孩子都穿着专为舞会定制的黑色燕尾服，虽然端着酒杯站在餐厅一角，竭力装出成熟的模样，可望向对面女生们的眼睛里藏着几乎快要跳出来的光芒。

跟男生们千篇一律的燕尾服不同，女孩子们的裙子则要丰富得多，有黑色的晚礼裙、晕染闪耀的太阳裙、镶着花边的蕾丝裙，以及各色的高跟鞋和丝袜。她们的肌肤像鲜奶一般白嫩，年轻的身体美丽夺目，她们的雀跃一样难以掩饰。

能在这样有范的游轮上进行毕业旅行，能在这么奢靡的地方举办毕业季舞会，每一张年轻的脸上都充满了惊叹和兴奋。

而每个人私下讨论最多的都只是一个问题——

你今晚的舞伴是谁?

楚天书静静地坐在角落，摩挲着手中那本厚厚的《秦始皇本纪》，烫金磨砂的封皮很有质感，像是年代久远的城墙。

虽然面前的景象他也是第一次亲见，但他读的书太多了，书里有无数金碧辉煌的宫廷晚宴、气派豪华的高端聚会，这样的场面，已经无法令他感到震撼。

在别人偷偷摸摸发着微信邀约自己今夜的舞伴的时候，他仍旧只是在看他的《秦始皇本纪》。

历史上的皇帝有很多，封建王朝的皇帝一共有494位，其中非汉族皇帝有251位，凭一己之力展鸿鹄之志，白手起家的农民皇帝约100位，自己划片地盘就说自己是皇帝的有60位，生前没当上皇帝，死后被追封的还有73位，连袁世凯都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在如此之多的皇帝之中，不知道为什么，楚天书就是对秦始皇特别感兴趣。

“当当——”主席台的话筒里传来银叉敲击酒杯的声音：“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一下，请听我说两句。”

楚天书抬起头。

说话的这个相貌堂堂、浓眉大目、老沉稳重的男生，是高三五班的班长连浩北。

“同学们！”连浩北从高一开始就是全校朗诵比赛冠军，这个头衔一直维持到今年毕业，他的语气满溢着热情和感染力，“人生百年，不过是三十三个三年，而最难忘的莫过于高中三年。而就在今天晚上，我们将告别我们最美好的青春。那些岁月里，有我们的青葱年华，有我们最纯洁的日子……那些日子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回来了……”

大多数人随着他的声音陷入了对美好往昔的怀念，场间一时默然。多愁善感的少女们忍不住眼角润湿起来，偷偷用纸巾拭去。

“在场的小伙谁敢说自己没暗恋过哪个姑娘？在场的姑娘谁敢说自己没中意过某匹野马？如果你敢说没有……这是个宽容的年代，我们不歧视同性恋。”

众人哄堂大笑。

连浩北不愧是朗诵冠军，寥寥数语就把大家的情绪调动得高涨起来。

“我们能有机会在这么美好的年纪，在这样美丽的大海上，享受着如此豪华的毕业舞会，我们必须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为我们准备了这艘游轮，并承担了全部费用，我们现在也许还在家里的电脑上下种子……”

众人大笑着鼓起掌来。

“有请我们慷慨的高富帅——高南飞同学！”

伴随着掌声在聚光灯下走到主席台上的是一个很高大的男生，他足足有一米八三，五官宛如精雕细琢一般立体，是传说中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他的笑容很完美，姿态优雅，修身丝绸衬衫上的每一个珐琅纽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从头到尾都找不到一丝瑕疵。只有他略微闪烁的眼神，透露出隐隐的高傲。

少女们发出兴奋的尖叫声，隐约还有人高喊着“南飞欧巴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又引来一阵哄笑。高南飞的嘴角微微弯起一道弧线，眼中闪过些许傲慢与不屑。

“高南飞同学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我们总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连浩北狡黠地眨了眨眼睛，“你们说是不是？”

“是！”

“就给他一个拥抱吧！”连浩北停顿了一下，“不过我是个直男。”

高南飞摊了摊手：“我也是。”

众人笑得越发开心。

“我建议！就让我们的五千年一遇的大美女，全国中学校花评选冠军凌镜雪同学，代表我们全体给高南飞一个热烈的拥抱！你们说好不好？”连浩北话锋突然一

转，大声道。

“好！”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

看戏不怕台高是人的通病，何况这两人都是学校里鼎鼎大名的人物。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高南飞最近正在对凌镜雪展开疯狂的攻势。

楚天书重新低下了头，翻开手中的书页。

人都喜欢热闹，喜欢起哄，喜欢看戏，高兴得就像主角是自己一样。

楚天书有时候总觉得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周围的气氛分明那么融洽热烈，可他总像是游离在这一切之外，像个冷静的观察者。

楚天书自嘲地苦笑了一声，然后开始读书。

被女孩们簇拥到台前的是一位仙姿佚貌、气质出尘的少女，探照灯的光圈笼在她身上，让她看起来像发着光。

她明眸皓齿，漆黑如点墨的眸子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如瀑秀发柔顺地披散在肩头。她身着一袭纯白的曳地长裙，脚上一双银色高跟鞋上的水钻折射出耀眼的光辉，整个人宛如从天而降的仙子，说不出地动人。

平心而论，把凌镜雪称作五千年一遇的大美女完全不过分，即便把网络上被盛赞四千年一遇的大美女鞠婧祎放在凌镜雪的身侧，都不免有些黯然失色，其间的差距或许还不止“一千年”。

曾经有人对比过全国同期其他高中的女生，结论是一个比她好看的女孩都找不到，倒是有个男生，论姿色和凌镜雪不相上下，听说现在已经去了泰国。

气质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看见凌镜雪，你就会觉得，原来气质的体现可以这么具体。

聚光灯下，凌镜雪明媚的脸庞上有微微的红晕，她却依旧一副不动声色的模样，就像一棵傲然生长的樱花树。

“抱一个！抱一个！”第一个喊出声的，是一个身材瘦弱、面色苍白的少年，他叫卢建才，高中三年一直是高南飞最忠实的跟班。

“抱一个！抱一个！”连浩北紧随其后。

“抱一个！抱一个！”众人都喊了起来。

此起彼伏的呼喊声渐渐变得整齐划一。

这个要求没有事先征得凌镜雪的同意，此刻她似乎已经被架在火上烤了，若是拒绝，不免扫了所有人的兴。此时她站在舞会的正中央，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在她的身上，她就像众星捧月的女皇。凌镜雪微微侧过头，不为人察觉地朝窗边的楚天书看了一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楚天书这家伙依旧在不紧不慢地看书，好像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比他手里的书更迷人。

高南飞微笑着看着凌镜雪，主动伸出了双手。

凌镜雪收回目光，纤长的手指不自觉地握在一起。她微微吸了一口气，然后象征性地轻轻拥抱了高南飞一下。

各种怪叫声顿时充斥了整个餐厅。

“今日花好月圆，在这对金童玉女相亲相爱的拥抱下……”连浩北用力挥了挥拳，加重了声调，“我宣布！高三五班的毕业季舞会……正式开始！”

主灯熄灭，头顶的镭射转灯开始随着轻音乐的律动缓缓转动，高南飞顺理成章地拉着凌镜雪进入舞池，踩着音乐的节拍开始了流畅的舞蹈。

凌镜雪步伐灵动，对舞曲节奏掌握得出神入化，每一次移动都准确地踩在拍子上，犹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花之精灵。而高南飞步履稳健，身形随着凌镜雪的身姿起伏，竟然配合得天衣无缝。

一边观看的同学们啧啧有声地羡慕着，暗自感慨：这大概就是高富帅和白富美的完美组合了。

连浩北退到黑暗的角落里，静静注视着凌镜雪灵动优美的舞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当然也羡慕。但他绝对不会争抢，只会想尽办法配合高南飞。

高南飞所在的“霸山企业”资产数十亿，旗下拥有好几家大型公司，收获了高南飞的好感，将来大学毕业后就再也不必发愁找工作，还有更高的起点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十八岁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懵懂的年纪，即便是要为将来打算，也要等到临近大学毕业才会意识到。可连浩北在高中就开始谋划这一切了，他非常清楚，有些事起步越早，越有优势。

楚天书礼貌地叫了一名侍者，在角落开启了一盏阅读灯。其实，现在这样的场合并不适合安静地阅读，如果可以，他当然会选择去更安静、更容易沉浸在书本世界里的寝舱阅读，但今天毕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日。

十八个年头结束了。

在中国，十八岁就是未成年和成年人的界限，过往的一切幼稚和青涩都会在今天的缅怀之后画上一个句号。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人生中这么重要的日子，他都不该错过。

就在楚天书对面，隔着舞厅的圆池，一个秀气文弱的女孩一个人坐在休息圆凳上，咬着一根吸管，静悄悄地看着他发呆。女孩一身素白的原花裙，白皙干净的小脸

上不着半分粉黛，纯天然的披肩秀发，既没有烫也没有染，现如今，即便是高中生，这种清汤挂水的纯小白也不多见了。但偏生这种清秀自然的气息和她的气场契合得天衣无缝，看上去总是那么纯然舒服。

“姜小芽，你在这儿发什么呆？没有人邀请你吗？”和她说话的高挑女孩叫严璐，穿着一条红色半透明的修身长裙，背后的V字领口一路开到纤细的腰间，露出里面绸制的内衬；如太阳般耀眼的金发被扎成高高的马尾辫，挺拔的胸线和修长的大腿在迷离的灯光中无比耀眼。

这个时候，她刚刚停下来喘了口气，从开场到现在，男生们走马灯似的过来邀请她跳舞，她一直都停不下来。

她这样说，当然不无炫耀的意味。

“我不是很想跳……橙汁很好喝。”姜小芽低低地回了一句，装作在吸柳橙汁。那些男同学不是傻子，以她在全校都能排进前五的超高颜值，无论美得多么安静，也无法令人视而不见。她已经拒绝好多邀请了。

虽然严璐平素跟她的关系还不错，可她实在不能理解严璐为什么可以不停地和那些自己明明就不喜欢的男生跳舞，任由他们捏着小手，另一只手在腰肢上揩油。

在她看来，只有和自己喜欢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

“在国外，今天可是成年礼噢。”严璐附在姜小芽耳边神秘地低声道，“如果你有喜欢的男生，今天表白的成功率很高哦，而且……还能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可千万别错过机会。”

姜小芽有些愕然地抬起头，严璐嘻嘻笑着低声补充了一句：“大家住的可都是单人舱，里面还有很不错的单人床噢。”说完冲她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然后跟着下一个男生步入舞池。

单人舱？很不错的单人床？

姜小芽微微有些发怔，又偷偷抬眼看了一眼舞池另一边的楚天书，小脸突然滚烫起来，烫得能煮熟一只鸭蛋。

对很多人来说，楚天书一点也不显眼。

你见过他，听过他的名字，却记不清他的模样，因为你很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

即便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问题，他也总是垂着头在看课本，额发遮住大半脸庞；自由活动时，别人都在嬉戏打闹，他总是坐在树下默默地看书；学校春节晚会上，他模仿“百家讲坛”，讲了一段商纣王的历史，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能文能武，不像戏剧、小说里说的那么暴虐，其

实是个不错的君王。

台下的历史老师带头站起来鼓掌，说这级别绝对能上真正的百家讲坛。楚天书却毫不在意，鞠了个躬就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个修长的背影。

像这样平常基本不说话，完全没有表现欲的男生，就算偶然有几次闪光，也很快被淹没在繁杂的生活中了。

可姜小芽就是记住他了。

在她的印象中，楚天书总是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色T恤，单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微微低着头在教室边的窗台上看书，像是根弯曲的青竹，筋节强健。

他手里的书有的时候是一本历史传记，有的时候是一本现代都市情感小说，有的时候是一本外国名著，天光照在他略显苍白的肌肤上，一切仿佛都是透明的。

姜小芽在无形中受了楚天书的影响，没事的时候也开始看书，看到最后，却喜欢上了那些又冷又悲伤的欧美文学作品。她总觉得楚天书就像书里那些男主角，表面是冰，但是你只要扒开那层坚硬的壳，其实里面烫得像团火。

可问题是……

她不会破冰。

或许……是她一直没有勇气去破冰。

可是高中三年已经结束了，而且这次毕业出海结束之后，大家各奔东西。听说他考上的是武汉大学，离她的四川大学相距一千一百多公里，她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脸上堆着职业笑容的侍者穿梭在人群中，他的托盘里有四个杯子、三杯饮料、一杯爱尔兰红酒。今天的饮料消耗明显超过酒水，尤其是女孩子，就算端着红酒也只是浅尝辄止，毕竟还只是些孩子……

但他突然就被一个白裙女孩拦住了，女孩的眼睛很纤细，但被她很努力地睁大起来，看起来十分可爱。她问："请问哪一杯是酒？"

侍者礼貌地端起红酒杯，以为女孩也只是想装装样子，谁承想她仰起细细的脖颈，一口就喝完了，脸上很快泛起好看的红晕，然后小声道："谢谢……能再来一杯吗？"

虽然正值七月，可夜间的海上温度还是有些低，餐厅的大门不时有人进出，裹挟着海风进来，那些正在热烈起舞、浑身炙热的人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楚天书觉得有些凉。

他裹紧身上的燕尾服，把一只手插进口袋。

“楚天书……你在看什么书？”

楚天书抬起头。

一个女生端着一杯红酒，有些怯怯地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她有一头柔顺漆黑的长发，头发遮住了半边脸颊，原本就小巧的脸庞更显精致。一枚漂亮可爱的蝴蝶发卡别在耳侧，娇俏的小脸上有隐隐的红晕，视线低垂，修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似乎在盯着自己的脚尖。

“你是不是不认识我？我叫姜小芽……”女生没有得到楚天书的回答，声音渐微，跟蚊子叫似的，也不知道她自己听不听得到。

楚天书当然认识姜小芽。其实在一众同学之中，除了跟他从小同班到现在的沈猛，他对姜小芽的印象最深。

到现在他都还记得，那是高一暑假的一个午后，他在去南春市图书馆的路上偶遇了姜小芽。

当时，姜小芽站在街角，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小男孩虎头虎脑的，看起来很倔强，似乎不肯被姜小芽牵着手，但姜小芽怎么也不放开。

当时姜小芽离楚天书只有七八步远，但她并没有注意到他，她的全副心神都在那个小男孩身上，语调很柔和但语气不容反驳：“这是在大街上，不能乱跑，你被车撞了姐姐会伤心的。小虎答应过姐姐的，出来要听姐姐的话。做人要守约，姐姐虽然搬走了，可是答应了你每周都过来陪你玩一次，姐姐守约，你也要守约，不然下次姐姐就不来了噢。”

小男孩停止了挣扎，直直地看着姜小芽的脸。楚天书理解那种神情，那是一种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面前这个人的神情。

“小虎乖！小虎听姐姐的话！”小男孩反过来惶急地抓住姜小芽的手，“小虎守约，姐姐也一定要守约！”

“那就说好啦！”姜小芽嘻嘻笑着揉了揉小男孩的脑袋，“走！姐姐带你去买冰棒吃！”

“嗯！”小男孩用力点了点头。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很快消失在楚天书的视野里，但他长久地站在原地没有动。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强烈地冲撞着他的内心，龙洛洛的白裙那一整天都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他对自己很失望。

这个小男孩才七八岁，那时候他已经十岁了。同样是离别，为什么他就不会要求

龙洛洛一星期去看他一次？为什么她就这样走了，连约定也没有留下一个？如果他真的提出要求，或许……龙洛洛也会跟姜小芽一样，很开心地答应下来吧……

至少龙洛洛就不会像叫小青姑娘的那座岛般消失在他的生命中……

楚天书幻想过很多次，如果重回离别的那一天，他会不会说出这个要求，但到最后他都只是苦笑一声。

他说不出来。

他就是这样，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提任何要求，不管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提要求就意味着索取，而他不会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不管那件东西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他也无法分辨这到底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究竟是极度的自尊还是极度的骄傲？他只知道自己一定会这样选择。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从此与龙洛洛失去联系或许就是他需要付出的代价。

后来楚天书又在街上偶遇过姜小芽和小虎几次，有的时候他们在放风筝，有的时候他们在吹泡泡，有的时候他们在比赛跑步。每次他都会停下脚步，默默地看着他们，一直到他们离开为止。

而姜小芽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楚天书。在那一刻，她的眼睛里只有小虎，就像当初龙洛洛的眼里只有楚天书一样。姜小芽根本不知道，她早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楚天书的视野。

楚天书从回忆中跳出，看向姜小芽的眼神有些异样的温柔。他说："我看的是《秦始皇本纪》。"楚天书亮出封面，声音很柔和，就和他当初对龙洛洛说话的语气一模一样。

"你……你喜欢秦始皇吧？也……也是，他……他毕竟是第一个完成统一六国大业的君主。"其实姜小芽已经做好了被迎面一块冰砖拍过来的准备，完全没有料到楚天书的语气出乎意料地温暖，虽然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在创造聊天的话题，但她忍不住就有点磕巴。

"不，我不喜欢他。"楚天书摇了摇头。

姜小芽紧张得气息都有些不稳了，她是想迎合楚天书才做出这样的猜测，可没承想一下就猜错了，急忙补救道："嗯嗯！不……不喜欢也对，秦……秦始皇是个昏君！"

"他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一个昏君是没办法统一六国的。"楚天书又摇了摇头。

姜小芽懊恼得都不会呼吸了，脑子完全无法按照正常的逻辑思考下去，也不知怎

么就搭错了线，脱口而出："我……我这么不会聊天，你……你为什么不吼我？"

楚天书怔了怔，然后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问："我为什么要吼你？我看起来很凶？"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姜小芽慌乱得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两只小手捂住滚烫的面颊，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才好。

就在姜小芽羞怯而笨拙地跟楚天书对话时，舞池里的另外两人也在对话。

"镜雪，你有没有考虑过到国外读书？我们家一直有赞助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我有两个免试入学的名额。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去。"高南飞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面前的妙人身上。凌镜雪身上的气息怡人，白皙的双手柔软得就像没有骨头，完美的五官漾着始终淡然的微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毫无瑕疵。只可惜对于高南飞灼灼的眼神，她从无回应，缥缈的眼神总是越过高南飞的肩膀，不知道在看哪里。

凌镜雪微笑着摇着头说："真不巧，斯坦福大学虽然是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但我想学的科目在那里是没办法学到的。"

"哦？镜雪报考的是……"

凌镜雪似乎想要回答，但她一直飘忽的目光突然顿了一下，定在舞厅的一角，似乎有什么人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

高南飞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是不方便扭头，心想：难道是自己请来的几个大腕已经出现了？不是跟他们说过不要在舞会的时候出现吗？

凌镜雪没看什么大腕，她之所以突然有这么大的反应，纯粹是因为她看见了楚天书的微笑。

是的，微笑。

同学三年，凌镜雪同样不止一次地关注着楚天书。她知道楚天书很少会露出微笑，即便偶尔会有这样的表情，也多半是出于礼貌或者敷衍，几乎从不发自内心。

可现在这个微笑不一样！这个微笑……很温柔，是发自内心的温柔。对于楚天书来说，这样的表情只有在对着自己很在意、很亲近的人才会露出吧……

可是他现在微笑的对象，是姜小芽！

凌镜雪早发现姜小芽凑到楚天书跟前去了，可那时候她还不以为意，毕竟大家都是同学，同学之间聊聊天并不算多么出奇的事情。

可现在……

这个笑容绝不是楚天书面对普通同学时会露出来的！

凌镜雪微微吸了口气，大脑飞快地运转着，须臾后，她低声询问高南飞："这支乐队……会弹奏《我的伤心夜晚》这首曲子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